



幻想張着采色的翅膀



小火車頭

一、誕生在節日的前夜

——嗚嗚，嗚！嗚嗚，嗚！

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鐘，有一家機車製造廠，放起汽笛來。

這一声不太短也不太長的汽笛，整整地響了六十秒鐘。如果你說一分鐘，也對，證明你的算術程度真不壞。五點鐘沒到，還不是工廠下班的時候，干嗎要放汽笛呢？別忙，聽我說個明白，你就懂得。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。

這一家機車製造廠，去年勞動節得過紅旗獎。今年按照計劃在四個月內應該製造出五個火車頭。可是工人們真帶勁，另外趕造了一個小火車頭，作為增產，向五一國際勞動節獻禮。

放汽笛，就是慶祝超額完成任務。

這個小火車頭：特別在他頭上面裝了一口銅鐘，象戴了一

頂會响的小帽子，开动起来，“叮玲！当琅”的真好听。

一个年輕的工人，轉动着肌肉結实的臂膊，把最后的一顆螺絲釘擰上了，擰得很紧。

他笑着說：“瞧吧，这个漂亮的小家伙，将来会成为模范火車头的！”

第二天——五月一日大清早，作为献礼的这一个火車头，披上紅綢，挂着花圈，全身堆滿了鮮花，“叮玲！当琅”地带头开到車庫里去，其余的五个，象一小队学生似的也跟着开进去。

車庫里，已經停着不少的火車头，如今又来了六个，所以更加熱鬧起来。

十点鐘的时候，市中心廣場上放着礼炮，“蓬！蓬”的响得厉害。这位炮手准是一位老战士，發炮的經驗好得很。

但是車庫里是靜悄悄的，連輕輕的咳嗽声音也沒有，因为他們的身体都是鋼鉄打成的。

現在，一支百万工人参加的游行队伍，浩浩蕩蕩地从市內走向市郊，老远就可以听到喇叭和銅鼓的声音，还可以听到“五星紅旗迎風飄揚，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……”的歌声，紅旗大队擎着一千面紅旗，被風吹得“呼啦！”“呼啦！”直响。整齐的步伐声，响亮的口号声，走近来了！走近来了！声音越来越清楚，也越来越响了。

这样伟大的节日，熱鬧的游行，使得車庫里的火車头們再也忍耐不住，他們要开口說話了！

那么，讓他們說吧！

第一个开口的，是个年龄最大的老火車头。他这一生經過

了好几次战争，曾經被敌人的子弹擦破了头皮，也曾經給敌人的炮弹片打伤过腰眼。可是他很勇敢，把子弹，把粮食，把藥品，一次又一次地輸送到前綫附近的地方。的确，他是个挺勇敢坚强的老战士。

“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紀，現在才算真正看到了幸福的日子！”

小火車头听了就不服气。不过，他今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什么都不熟悉，想要开腔，却又不敢，只白了白眼睛，嘀咕了两句：“倚老卖老，倚老卖老！”声音低得連自己也几乎听不到。

那个肩头上插着紅旗的火車头开口了。

“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更幸福呢！今年我跑过的那些地方：去年山上光秃秃的，今年滿山种上树了。去年河道又狭又浅，小輪船和大帆船挤得透不过气来，今年河面开闊、开深了，那些船都自由自在地在河里游泳，——哦，說錯了，不是游泳，是航行，她們和我們一样忙忙碌碌，向各处运送貨物……”

臉孔黑得發亮的火車头插嘴說：“可不是！去年还有一些田地荒着的，今年全种上麦子了。去年那儿还是一个小鎮，今年工厂造起来了，烟囱里冒着烟，机器轉动啦。成千上万个工人在厂里做工，小鎮已經熱鬧起来，将来准会变成一个大城市。”

那个挂着紅星獎章的火車头說：“老兄可說得对。我也走过这个小鎮，去年晚上黑漆漆的一片，可是今年装了电灯，半夜里路灯还亮着，象一只雪亮的眼睛，看我飞快地跑过去，对我眨眨眼睛，笑着呢！——呵呵！——呵呵！”

小火車头听得很高兴，认为这話說得有意思，忍不住問左边

的火車頭：“朋友，剛才說話的那個是誰？”

左邊的火車頭板着臉不回答。

他就轉過頭去問右邊的火車頭。

“我……我和你一樣是新……新來的，你……你不知道他……他是誰，我……我怎麼知道他……他是誰？”這個新來的火車頭不是口吃，是胆怯，還有一點兒害臊，所以說話結結巴巴的，象害了氣喘病。

小火車頭是急性子，聽他這麼“你你，我我，他他”的，連話也說不清楚，又沒把問題回答出來，早就生氣了。他不喜歡這樣結結巴巴的，正要客氣地發脾氣的時候，卻又聽得另外一個火車頭說話了。

他是一個大嗓子，可惜有點兒啞，不然，說話一定很響亮，可以當個漂亮的演說家。

“好吧，現在也讓我來談一下吧。去年我跑了一整年，只看見了一條水閘，只有十二個孔；可是說也不相信，今年只跑了三個月，就看見了三條，而且其中有一條是七十二個孔的水閘。聽說這些水閘是水的司令員，本領挺大。水太大了，它會把水攔住，關到一個叫做‘蓄水庫’里去；水太小了，田地覺得口渴，要喝大量的水時，它又會把水放出來。這麼一搞，既不會有水災，也不會有旱災，年年保證丰收，人們的生活自然一天比一天過得更好了。”

另外一個小嗓子的火車頭，小聲小氣地說：“剛才大嗓子同志說的話都是真話，我可以作證。不過他還沒說完全，我來補充幾句——就在那條大水閘上，還裝置着機器，它有發電的

本領。啊呀！太好看啦！当我在那里赶路时，老远就望見水力發电站上的那一系列輝煌的灯，真漂亮哪！”

“呸，这两个蠢貨！”小火車头这一下子可真忍耐不住了，“算了吧，这哪里是水閘的本領，这是人类的劳动創造！連这一点常識也沒有，却要冒充老資格的旅行家呢。”

小火車头究竟还是新来的，他还不肯頂撞他們，所以說得那么輕，誰也沒听到。

其实，他心里头是高兴的。他想：“我将来也要出去跑跑看看啦。我也喜欢旅行。”

游行的队伍过去了，車庫外头渐渐地靜了下来。火車头誰也不願多說話，車庫里头也渐渐地靜了下来。

二、一个漂亮的好小伙子

小火車头喜欢活动，一刻儿也安靜不了。他在車庫里歇了大半天，看看天色已晚，真是悶得發慌。

起初，他东看看，西看看，覺得这个地方挺大，住着十几个朋友，一点儿不覺得挤。牆上还整整齐齐地貼着标語：“保持清潔”，“請勿吸烟”，“爱护車头”，“安全第一”……可惜小火車头字識得不多，不能完全讀出来。地上交叉着弯弯曲曲的鐵路，象蜘蛛結的网一般。可是后来这些东西看膩了，就换个花样儿，数着鋪在地上的鉄軌和枕木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数来数去，老是这么个数字，也數得乏味了。其他的火車头，有的午睡沒有醒；有的正在閉着眼睛养神。他呢，連眼睛也不願意眨一下。

突然，头顶上的灯光亮起来了。

这突如其来的、几十盏灯同时亮起来的强烈的光，不由得小火车头大吃一惊，禁不住“嘟嘟——”地一声叫出来。

于是大家全被闹醒过来。

火车头们很不高兴打扰人家的睡眠和休息，实在是一个恶作剧！

“什么事值得这样大惊小怪？谁在这里乱叫乱喊？”那个大嗓子火车头发出嘶哑的声音，气势汹汹地问。

小火车头不做声，心卜卜地跳着。

接着那个小嗓子火车头也抱怨着：“今天是节日，又恰好是大家轮班休息的日子，谁在公共地方不守纪律，大声吵闹，彷彿没有上过学校、受过教育的野孩子——他在做恶梦吧。”

小火车头自言自语着：“呸！这两个蠢货，叫喊的是我！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老火车头慢吞吞地说：“这一定是今天才来的没有经验的那些小家伙们干的事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，就是他们中的一个！”那个肩头上插着红旗的火车头同意地说。

这么一说，吓坏了那个胆小的火车头，他不得不开口声明，又是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叫过。我……我知道……这……这是靠在我……我左边的那……那个小火车头喊出来的。”

那个脸孔又黑又亮的火车头，大家都喊他做黑龙的，他疑惑地说：“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喊？”

这个，大家都猜不出来，只有小火車头自己知道。

小火車头想：“說吧，我就說吧，这又不是犯了什么錯誤，我为什么要不說呢？”于是他理直气壯地大声說：“我沒做惡夢，沒不守紀律。我也不是一个野孩子。我是一个男孩子。只因为头頂上的灯突然地亮起来，我不由得吃惊地叫了。就是这么一点儿，再沒有別的了。”

他的話才說完，笑声象揭开了盖的沸騰的大水鍋——哈哈！哈哈！嘻嘻！嘻嘻！呵呵！呵呵！嗤嗤！嗤！嘿嘿！嘿！……

笑得小火車头心里真难受，想找个地方躲一躲，遮一遮羞，可是灯照得这么亮，連地上一根針也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躲不了。

只有老火車头沒有笑。

他等大家停止了笑，才象老長輩似的严肃地說：“諸位同志：請別笑了，这没有什么好笑的，到了明天晚上，灯突然地再亮起来，他就有了經驗，不会再叫起来了。——不論哪一个，也許都有过第一次缺乏經驗的好笑的事情。我倒覺得他很灵敏，又很勇敢，为什么其他新来的不叫，只有他叫起来呢？而且他还敢挺身出来承認。要是他能够好好地學習，說不定将来是个模范火車头，漂亮的好小伙子呢。”

老火車头这么一說，大家就靜下来。

小火車头自己覺得很慚愧，也很后悔，剛才不應該暗地里罵他：“倚老卖老！倚老卖老！”这倒是真的犯了錯誤了。

車庫靜了好一会儿，只有亮晃晃的灯光照耀着。

現在，老火車头很温和地問着小火車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的？”

小火車頭覺得這兩個問題，都是難題目。他額角上淌着汗水，不得不虛心地回答說：“老大哥！我嗎，我一出世，就喜歡‘嘟嘟，嘟嘟……’地叫，所以大家就把我叫做‘嘟嘟’，這就是我的名字了。至於我為什麼要上這兒來，來這兒幹什麼，我都搞不清楚，請你多多教導吧。”

老火車頭點一點頭，向前又向後擺動了一下身體，隨後又是慢吞吞地開口說：“沒關係，好小伙子，如果你能夠認真學習，會有進步的。現在新社會里新鮮的事物愈來愈多，等你到我這麼大年紀，會知道得比我更多。”

其他新來的五個小火車頭，也都認真地聽着。

“我要對你們說：學習是重要的，遵守紀律也是重要的。要不，學習得再好一些，也是白搭。我們火車頭，隨時隨地在軌道上跑，在軌道上停，沒有一個到處亂跑的。誰要是越出軌道，就會闖禍！”

忽然那個佩着大紅緞子彩球的火車頭打橫里插嘴說：“這位老同志說的話是好話。你們要是不學好本領，當然不能干活；要是不遵守紀律，學好了本領，對於工作也沒有好處。一個本領好，品德不好的人，是個最會幹壞事情的人！”

小火車頭心裡也在這麼想：“這些話的確是好話。不過，隨時隨地都要在軌道上跑，在軌道上停，不能上旁的地方去，那未免有點兒掃興，太不自由啦！依我想來：離開軌道一分鐘，哦，只離開一分鐘，一定不會出什麼事故的……”

老火車頭原是一個健談的老頭兒，他又慢吞吞地繼續說下去。

“如果誰要当个模范火車头，首先要品德好，其次还要有好本領，考及格‘滿載、超軸、五百公里’的功課，这样才是个光荣的出色的火車头。就在今天这个伟大节日的晚上，我祝賀你們。”

小火車头一边用心听着，一边反复地默念着：

“滿載、超軸、五百公里。”

但是他尽管念得爛熟，却毫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剛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問个明白，不料小嗓子火車头已經笑嘻嘻地又在小声小气地搶先說了：

“老同志，你自己也得到了这个光荣的紀錄！”

老火車头笑了，臉上浮起着許多皺紋，一边回忆着，一边又慢吞吞地說：“我嗎？我虽然考及格了，但是成績并不太好。这儿两位‘七一号’和‘八一号’就胜过我多了。他們一个拖拉五十七节車皮，一个拖拉五十五节車皮，而我呢，只拖了五十二节車皮，嗨嗨！”

“想想看，五十二节車皮！也很不錯了！”大嗓子火車头也插嘴說，“你年紀那么大了，能够拖着裝得高高的、堆得滿滿的五十二节車皮，一天跑上五百公里，也可以說是頂呱呱的了。”

“但是我不能自滿，也不能倚老卖老呀！嗨嗨！”老火車头带着笑說。

小火車头心头突的一跳，覺得非常慚愧，額角上又淌着汗水。但是只有一会儿，他又高兴起来，因为現在他已經懂得什么叫做“滿載、超軸、五百公里”的意思了。

他打定主意，創造个新紀錄。“好吧，反正我要超軸拖着六十

节車皮，一天跑五百公里，不，跑六百公里吧！不論怎么样裝得又高又滿，我都拉得动呢！”

“你說，这个驕傲的小家伙，他也能得到‘劳动模范’的光荣称号嗎？”肩头插着紅旗的八一号向老火車头說。

“可不是！如果他遵守紀律，好好學習，也一定能够的，我已經祝賀过他們了。明天讓我們欢送他們上‘火車学校’去吧。”

小火車头听說他們还要上“火車学校”去學習，一半儿高兴，一半儿害怕。高兴的是又可以去看看新的世界，长进一点見識，老馱在車庫里够煩悶的；害怕的是火車学校不知是怎么样的，老师和气不和气，要不要打人，罰立壁角，关黑房間。

他心里很不安宁。

这天夜里，他一直睡不着觉，只听得从老远地方传来歌声、乐声、鼓掌声、欢呼声，那是司机、助手、司爐、站长、列車长、列車員以及其他鐵路工作人員，正在举行“国际劳动节庆祝晚会”。

俗話說得好：“鑼鼓响，脚底痒”。

小火車头脚底痒痒的，可惜車庫的大鉄門早关上了，他跑不出去，只好等待天亮。其实等不到天亮，自鳴鐘敲着三点鐘，他就一边打呵欠，一边睡着了，并且做了一个上学校去的梦：也甜蜜，也害怕，一会儿在梦里笑出来，一会儿又在梦里叫出来。

三、在火車学校里学习

小火車头在梦里听見“喔喔喔”的声音，迷迷糊糊地醒

过来，睜开眼睛，不大高兴地說：“誰在这样稀奇古怪地叫，火車头是不应该这样子叫的！”

——喔喔喔！喔喔喔！

公鷄还在老远的地方啼着。

“呸！这个蠢貨，还是那样子叫！——我得教导你，应该嗚嗚，嗚嗚~~~~地叫。——可是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么叫……”

小火車头的話还没有說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車庫的大鉄門开了，跑进三个人来：走在前面的一个是年老的司机，背有点儿駝，头髮也白了，可是精神挺好；走在中間的一个是年輕的助手，模样儿长得挺端正，走起路来脚步很爽快；走在后面的一个是司爐，中年人，长得胖胖的，但是很結实，头髮梳得很整齐，亮亮的，象抹过了油，可是胡髭很长，大概工作忙，沒来得及刮吧。

小火車头立刻想到要上“火車学校”去的事，也就不再自言自語了，瞪大了眼睛，好奇地瞧着他們。

这三个陌生的人，老是在新来的六个火車头身傍，走来走去，看看他們的头，看看他們的脚，还摸摸他們的身体，彷彿很关心他們的樣子。

小火車头想：“呸！这三个蠢貨，来干什么的？”

最后，他們站在小火車头的前面，向他端詳了好一会儿。

司机說：“这个小家伙长得不差！看来挺結实的。”

助手接嘴說：“哦，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呢！”

司爐也說：“那么讓他带头走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司机点点头。

于是小火車头在前面，“叮玲！当琅”地开动起来，其余

的五个跟在后面，一塊儿上“火車学校”去了。

这所学校的校长，就是这个老司机，他的名字叫做老张，是一个非常和善、非常有經驗的好老师。

他常常告訴新来的火車头：“你們記着，你們不能生气，如果誰一生气，拖着列車走起来，客車里旅客們的茶杯就会翻倒，餐車里的肉絲蛋湯也会潑出来，这就不算是个好火車头了。”

他說得挺和气，所以火車头們都肯听他的話。

那个年輕的助手和胖个儿的司爐，也都是非常能干的教师，他們帮助老司机教导火車头們：怎样地开动；怎样地在鉄路上开过去时發出“克列塔”、“克列塔”的声音；怎样地轉弯时放慢脚步，并且嗚嗚~~~~地叫出来；怎样地过桥；怎样地穿进和穿出隧道；怎样地昂起了头，眼睛望着前面，在鉄路上快跑；在鉄路上快跑的时候，怎样地記得这一列車挂上了多少节臥車和餐車，还要时时刻刻留神最后一节列車长的車；怎样地煞車、稳当地停靠在軌道上。

火車学校里的功課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兩門就是：“随时随地要上軌道走，要在軌道上停”以及“看見綠旗或者綠灯就要开步；看見紅旗或紅灯就要停步”。

火車学校里考試很严格，除非每門功課都考上五分，永远不能算是个好火車头。但是有几个火車头虽然考及格了，畢業了，出去工作，还不时回到学校里来补課，希望通过“滿載、超軸、五百公里”的考試，成为光荣的模范火車头。

这个学校已經开办了八个年头，教导过九百九十四四个火車头，把这六个火車头也計算在內，恰恰是一千个。

司机、助手、司爐，都有这个願望：“我們要越教越好，教出更好的火車头來。”

司机望着小火車头，看看他挺結实的身体，头上的銅鐘，“認真地教他，可能把他教成最好的一个！”禁不住伸出手來輕輕地拍拍他，还摸摸他。

小火車头很不高兴，嘴里不說，心里在想：“你要把我怎么样呢？別看我年紀小，哼！虽然我不是一个野孩子，但是个淘气的男孩子；可不好惹呢。”当！当！……鐘声响了，八點鐘，开始上課了。

第一門功課是“打招呼。”

老司机亲自来教授。这門功課虽然很容易学，却是一門不太好教的功課。如果火車头不会叫喊，就常常会鬧乱子。

很好，这些个火車头都会發声，沒有一个是啞巴，而且都能夠“嗚嗚~~~~”地叫，叫得很响，也很准确。

只有小火車头，虽然叫得也很响，却不准确。

他不是“嗚嗚~~~~”地叫，而是“嘟嘟~~~~”地叫。老张說：“不对，你得改正。你听——嗚嗚会嗎？”

可是小火車头“喔喔~~~~”地叫着。他在学公鷄啼了。

第三回小火車头“嗤嗤~~~~”地叫着。他是在冷笑啊。

老张說：“不对，这是放气，不是叫喊。”

于是小火車头又“嘶嘶~~~~”地叫。

老张搖搖頭說：“不对。这好象是什么虫子叫。你不能咬紧了牙齿，卻漏風地發声呀；要嘴巴张成圓形，随后拉开喉門，‘嗚嗚~~~~’地叫。”

小火車頭就照司機所吩咐的做，却叫出了“瞿瞿~~~~”，他故意和老師開玩笑。

老張沒有生氣，反而笑了。“啊，你真是一個淘氣的小傢伙，故意這麼那麼地亂叫。但是我得告訴你：做功課是不能開玩笑的，這樣子學習是學不好的，而且就不是個好學生了。好吧，今天就這麼樣，你慢慢地改正過來。——”

老張想了想，接着很和氣地又說：“發音一定要準確，火車頭應該是發出火車頭的叫聲，那才有用處。你想：如果公雞在早晨‘呶呶~~~~’地叫，人們聽了以為是什麼呢？這是老鴨子叫，就不趕緊從床上起身了。正當人們在鐵路上跨過去的時候，聽得‘嗚嗚~~~~’的叫聲，就知道火車快來了，得趕快讓開，這樣就不會發生事故。而你也可以平安地開過去，這不是很好嗎？”

小火車頭實在並不是個壞蛋，只是愛開玩笑罷了。現在老司機講得這麼誠懇、和氣，他很受感動，並且很快就明白了這個道理：“事情一定要做好，而且要做得準確。”

一天的功課做完了，火車頭們開回車庫的時候，小火車頭突然改過來了，不再淘氣地叫“啾啾~~~~”，他也和大家一樣，叫着“嗚嗚~~~~”，而且叫得最響。

這使得司機、助手、司爐都很高興，一齊拍手說：“好一個漂亮的小伙子！”

四、第二門功課——跑步

第二天清早，小火車頭又“叮玲！當琅”地帶頭從車庫

开到学校里去。

現在他們要學習第二門功課“跑步”。這是小火車頭最喜歡學習的一門功課。

年輕的助手說：“孩子們，請你們用心聽講——”

小火車頭就不高興了，“你也是個孩子，和咱們一個樣子！”

年輕的助手不理他，接下去說：“當你們在白天看見綠旗一揮，或者在黑夜里看見綠燈閃着眼睛，你們就可以開動，並且要用一點兒力氣，不然的話，就拉不動后面的車皮。但是也不能夠用力太猛，這樣子會使車廂震蕩得太厲害，有時會叫兩個客人互相碰撞。旅客們就要埋怨說：‘怎麼，這個火車頭壞透了！’所以當你們開動時，要用適當的力量。而且在起步的時候，要慢騰騰地，逐漸逐漸地加快腳步，如果猛一下跑得很快，說不定還會傷害身體里的什麼器官——”

小火車頭皺一皺眉頭，嘀咕着：“這樣就不痛快了！我是一個男孩子！我喜歡快跑！我要跑得快！”

年輕的助手仍舊不理他。“那些有經驗的，有本領的火車頭，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，照這個樣子做‘跑步’的功課，而且做得很好。當站長把綠旗或者綠燈高高地舉起來時，你們听！——他們一邊開動，一邊發出好听的音樂聲音來：“嗚嗚！……轟！轟！克列塔！克列塔！轟！轟！克列塔！克列塔！……”

小火車頭听到這裡，才覺得新鮮有趣。他想：“這個青年人教得還不壞。不過話說得嚕噓一些，說得太快一些。”

“注意：現在火車頭越跑越快了，——听吧！轟轟！呼達！轟轟！呼達！轟轟！呼達！——一口气要跑十几公里，或是几十公里路。快要跑到一个站，离开站不远的地方，那儿就叫‘外揚旗’，你們得看仔細，如果揚旗已經放下来了，就要‘嗚嗚~~~~’地叫起来，一直开过去，把脚步逐渐放慢，稳当地停靠在車站的站台旁边。你們可以听见：‘嘶——呵嗤！呵嗤’，他們在喘着气呢。”

司爐在旁边笑起来，他向助手說：“你講得很明白。好吧，現在讓他們練習練習。”

于是司机象站长样地吹着哨子，准备举起綠旗。

忽然小火車頭說：“我喜欢跑得快，你們看！”說着，沒有等綠旗举起，就独个儿飞快地跑出去了。

这突然間發生的事情，使得司机、助手、司爐三个要阻攔他也来不及，只得呆望着小火車頭的背影，听着他“叮玲；当琅”地很快向远处跑得不見了。

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点儿办法都沒有。

年輕的助手搓搓手問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司爐这样重复地說了一句。他重重地搔搔头皮，把梳得很整齐的头髮搔乱了。

老司机反叉着手，放在有点儿駝的背上，踱了几步路，回头来很有信心地說：“我想他就会跑回来。他一定就会跑回来的。他并不是一个坏蛋，不过是一个淘气的小家伙，爱开玩笑，想吓唬吓唬我們。”

果然，“叮玲；当琅”的声音，从远处响近来，小火車頭